

# 姚瑞中倒立長征

## 中共‘流竄’據點 拍下詭譎畫面 頽倒看歷史荒謬

【記者黃寶萍／報導】藝術家姚瑞中上個月到大陸杭州，在海關被盤查了一個多小時才脫身，因為他的行李中有一片光碟，上面寫著「反攻大陸行動」。他笑說：「如果大陸知道我在他們心目中偉大的『長征』行動的各個據點前倒立拍照，大概會從此不准我進大陸了！」

姚瑞中目前在台北「伊通公園」舉行個展「萬里長征行動之乾坤大挪移」，展出的作品是他參與大陸「長征基金會」展覽「長征」時，選擇了在貴州遵義、茅台酒廠、四川西昌衛星發射站等十個「長征」據點，具

有歷史和政治意義的據點前，採取倒立姿勢後，由攝影師為他按下快門所留下的鏡頭。

姚瑞中自1994年開始進行了訂名為〈歷史測量〉系列的〈行動三部曲〉，包括〈本土佔領行動〉、〈反攻大陸行動〉和〈天下為公行動〉。「到今年剛好十年了。」姚瑞中說，這些作品看起來跟政治有密切的關聯，「其實，我對政治一點興趣也沒有，我關心的政治、社會因素交錯之下的歷史荒謬。」

他解釋，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「長征」，卻是台灣國民

黨定義下的「二萬五千公里流竄」。「我們也到了國共內戰時，毛澤東差點被殲滅的四川瀘定橋；假如當年毛澤東被打敗了，不但歷史將改寫，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反攻大陸、天下為公等政策。所以，我的這些作品，也就總結了〈歷史測量〉系列。」

姚瑞中參與大陸長征基金會的展覽創作活動，前後三個星期。說起當初艱苦的行腳，姚瑞中說，他對這段陳年歷史並沒有太大興趣，但也體會了國共內戰的激烈鬥爭史；因為事前已經想好了要採取倒立姿

勢，在台北還閉門苦練，他每到一個據點，先實際勘查、決定拍攝角度，再試拍倒立姿勢。「但也有實際狀況不允許的。例如在西昌衛星發射站，戒備森嚴，還得靠同行的其他人先將守衛引開，我在有限的時間內趕緊完成。」姚瑞中說，甚至有些大陸藝術界的人對他在長征據點前倒立，也頗不以為然。

路途中，除了辛苦的完成作品，還曾遭「小土匪」攔截，一群十幾歲的孩子將他們的車圍住，非得給人民幣五十元才能放行。還有，山路上有大石

擋路，原以為是塌方，司機下去交涉，塞了兩百人民幣給修路工的頭頭，石頭就被移開了。「好笑的是，我們的車過去了，石頭又擋在路上了。」姚瑞中說。

「這些作品的畫面看起來有些詭譎。我感興趣的是歷史能否反轉的可能，還有一種唐吉訶德式或武俠小說中意圖扭轉乾坤的幻想。」姚瑞中說，荒謬訴說了華人在近、現代歷史中的處境，「我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揭露了其中的沈重和傷痕，也面對歷史命運的荒謬。」

## 面對體制大怪獸 選擇一切靠自己 姚瑞中架構論述 勉力開路

【記者黃寶萍／報導】姚瑞中1994年自國立藝術學院畢業之後，除了藝術創作之外，從來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，但是還能「存活」到今天，而且還活力十足，展覽、策展、寫書，放眼當前新世代藝術家，像他這般活躍、涉獵廣泛的人，並不多見。

十年來，姚瑞中曾經參加威尼斯雙年展，國際展約也不斷；除了和朋友合出一本書，2002年他先後出版了四十六萬字的《台灣裝置藝術》和《台灣當代攝影新潮流》，這個星期日即將發表另一本新書《台灣廢墟迷走》；他與大陸策展人朱其共同策畫的〈出神入畫——華人當代攝影新視界〉，目前於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行。這都是能說明他的活躍狀態的例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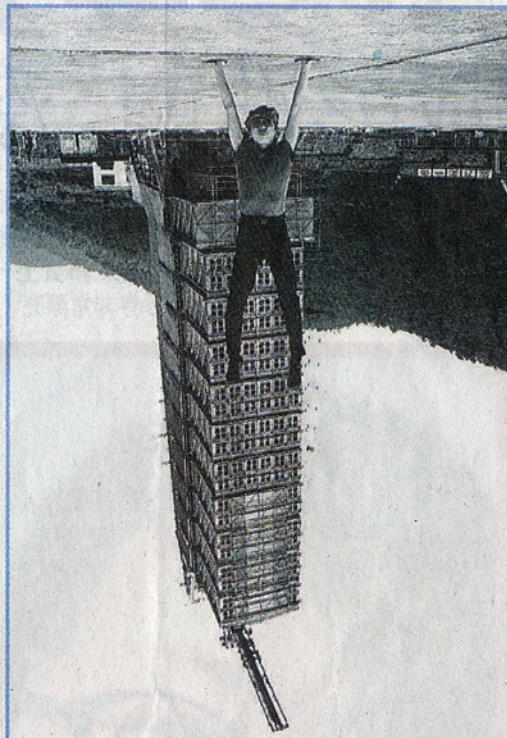
「我是藝術家。」姚瑞中說，策展是偶然，出版藝術專書，也是基於現實狀態，他認為非如此不可的舉動。他說，寫書不為了金錢回饋，實際也是不可能，前面的書都是他以版稅向出版社抵印刷費，不夠的幾萬元，當然得自己再貼，家中也堆滿了這些又厚又重的書。他並沒有太多抱怨，「反正不要賠太多錢，就看我能支撐到什麼時候為止。何況，我對印刷和設計品質有潔癖，這樣比較容易控制。」

以藝術家身分，姚瑞中的文字論述、資料蒐集和整理的豐富，相當驚人，他說，主要是感覺當代藝術和一般民眾之間缺少溝通媒介，他希望用這些書架起橋梁。「台灣藝術家的作品其實很好，就是沒人知道。大陸藝術家作品相形粗糙，可

是他們在很短時間內就整理出非常多的論述書籍。」姚瑞中也相信，他自己的書會引起下一波理論架構的建立。

「我常覺得自己在做開山路的工作，還在路上放指示牌，告訴大家那些地方風景不錯，但終究期盼路能多開幾條，藝術家在意的是自己的作品被看到。」姚瑞中說。

姚瑞中形容當前台灣大環境和體制是「怪獸」，面對大怪獸，「我其實也不想做這麼多事，真得很累，沒錢、沒助理，凡事都得一個人來。」姚瑞中說，這個年代的奇怪在於：「資源太多，藝術家的理想很容易就不見了」，所以，「我早就認了，撐吧！面對大怪物，要嘛！就被吸進去，要嘛！就自生自滅。」姚瑞中選擇一切靠自己。



↑姚瑞中在四川西昌衛星發射站前，冒險倒立拍攝下的畫面，然後再顛倒展出。

姚瑞中／提供